

石  
民  
四  
十  
集

石民四十集目錄曰文曰曰盟去曰發矣曰

卷第計於內卷第內第不唱出出而繼

武備志序亦大時萬世亦知志置而不問

而嘉靖以來者輔傳序小篇之而坐效其

而內撫夷志序言入數不計費幾十萬之金

而春秋內外傳序之謂今車半餘餘代益

於益益而繼益而內繼不日如言益也

不思言之事不難言不可明言之事今之

王而慕正帝之事必不歸也姑愚雖至不煩言  
報而已必發以奇效之日而奇除業之令與三  
乎此四皆當今之大患也然非聞之聖王亦因  
斷其禍與寧不決也平以此斷而上何以令下  
樂之以此而益之以勞寧不味也唱之以寒而  
猶食曰真工與真工耳今人自可業矣而不羸  
味以共養之故曰辨與辨曰辨與辨曰辨食與  
在與四十一集卷之六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十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序

武備志序

國家自受命以來承平者二百五十載士大夫無所寄其精神雜出於理學聲歌工文博物之場而布衣在下不得顯於時亦就士大夫之所喜而爲之不如是則不得附青雲而聲施也至

介弁之流亦舍其所當業而學士大夫之步何  
也人不能以已所不知者知人而喜以同已所  
知者爲賢故朝野之間莫或知兵又古者文武  
之途合故仕者亦迭爲之迭爲自不得不兼工  
其學自本朝始判焉若水火而洪宣以來文帥  
之權又日重是以不知者制所知限其學而責  
其效也故東胡一日起士大夫相顧惶駭文士  
投袂而言者武弁能介而馳者卽以爲可將上

以此求下以此應計無所之則覲顏而曰神而  
明之存乎其人嗟乎一人之身聰明無兩具也  
使士大夫遊塾就傳目未窺書之日父不以教  
師不以傳而能握筆縱橫屈伸如意乎今日之  
縱橫屈伸者未必皆所教所傳也而非教傳又  
不得故竊願朝野之士及時而習之猶可作三  
年之艾無徒高其氣而自欺爲也今士大夫不  
習之故大約有五二曰易而不玩古之兵家流

不下百餘種而今之所存者唯數家數家之中  
變化權奇用之無涯而士大夫以爲坦率共布  
不足深研是六菀不堪以究理而壁本口授之  
外有別妙也一曰狹而自用古者今之師也故  
周官有萬世可行者而漢唐宋之美法至今有  
司舉之而輒效獨名將制勝之方以爲已陳之  
迹置而不問嘗見臨事者竭晝夜之勞晝而僅  
得古人之什一始信不如資古者之便而利也

一曰震而自棄夫營陣之制始於握奇握奇之法出於井田八門六花之類皆其支緒但其命名變制俱欲以愚敵自新士氣而附會者遂崇之如祕錄天書士大夫不深維其意明考其法而遂以爲必不可窮究之事至於進退之次搏擊之方稽之唐宋之祕術皆不能出近日名將之上又以震古而不屑蹈合若是則何日而可合乎一曰惰而自窘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



而制器繕甲攻守水火以至立營設壘芻牧餽餉各有成法有古勝於今者既狃近而靡討有今勝於古者又狃人而不專是不知藥性而欲講衛生之術也故任有司之見欺而不知視將吏之蹈危而不察甚至草創兒戲以兵爲弄率繇此也一曰昧而自蹈占天度地不特於兵也而兵爲甚士大夫既不習天官之言又不講阨塞之勢一朝領中權視術士之紛紜而不知折

衷撫天下之形勢而不知緩急欲悍然爲之而  
違天背地必不能也余竊悲之爲作兵訣評兵  
訣無過於六家爲疏其滯而又刪舊註之煩標  
其要而又明舊解之悞若衛公問答太白虎鈴  
二經所以注疏六家者也并表而出之曾宣靖  
以爲深而難究馬端肅以爲隱而莫窮庶其免  
矣爲作戰略考古之戰略見於史傳或彙之成  
書而患於鎖割今循時而譜之固有一事而備

數法亦有倚古而繹新心者皆可得也一曰陣  
練制古之陣圖散在方策舉而合之而又陳異  
同之說使明者之自索其進退賞罰之法古今  
異制而同意皆所以習耳目也搏擊馳射之法  
雅俗異說而同情皆所以習手足也合之而教  
戰有方矣爲之作軍資乘軍資不出八端一曰  
營一曰戰一曰攻一曰守一曰水一曰火一曰  
餉一曰馬並羅其法使用者無缺則疲卒可以

當銳師矣一曰占度載占之言甚雜雜則簡其  
明中者度之事甚煩煩則撮其條著者立譚之  
頃而可以盡陰陽之變指掌之中而可以料四  
海之形則變而化之不可測矣合五者而名曰  
武備志夫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此三代之所以  
爲有道之長也自武備弛而文事遂不可保故  
晉人有言我不爲此君安得坐譚乎嗟乎使一  
人之獨爲此國家亦何幸焉嘗考良將之多遠

莽如春秋戰國近莽如三國六季而漢唐宋之  
末其將亦勝於盛時何也此寄精神之說也時  
之所需在彼則工者必多特患不豫耳曹子桓  
有言先帝以世方擾亂教余學射非英雄之先  
識乎處承平之日其孰能之

嘉靖以來首輔傳序

高皇帝罷中書省置四輔官不易人已罷去故  
其職業不著然居之者以耆儒將亦以備顧問

非專論息也。文廟時始有閣臣，雖浸淫柄事，然不數十年，相之體未大備而已。逮景皇景皇臨御，兵食倥傯，功繇定國，故權復他奪，雖非相之名，均亦稍稍比漢昭成間矣。自後得失相參，日浸月盛，逮于世廟。世廟馭羣臣，久通達治體，與陰翫國命者相間出，然其體與權均不失也。先帝因之，培植重臣以來，冲主冲主垂拱十年，天下晏然，去與任之功均焉。此

不可與世俗道也自明辟既復威福惟主宦官  
言路交脇其狂狗名諱去之臣因風沛流相權  
始解相之體始不復振至于今日雖久道化成  
慎重爰立就易去難周行倍替然有識者竊戲  
歛悲之而未敢淡言也瑯琊先生生于多故扼  
于晚終次敘閣臣如其所歷雖其行文構體祖  
于魏其列傳褒刺予奪間于國史家乘然不幸  
而適與相之體相終始嗚呼蘇子由有言權臣

者天下不可一日有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無  
知此者可與語矣瑯琊書其家以害宦遊久未  
布余感而刻之并略其義如此嗟乎能使茲編  
之不終爲全書也固萬世之福矣亦來者之責  
矣余烏敢深言余烏敢深言

撫夷志序

高皇帝取天下於蒙古盡逐出塞獨契丹之後  
爲元良哈分爲朶顏福餘泰寧三衛女直之後



爲建州毛鄰海西野人兀分爲都司衛所三百  
八十三夷狄之勢喜分惡合建州諸夷漸合至  
逆奴而一遂造不軌兀良哈素爲陰陽通於蒙  
古 宣廟時阿魯台敗之依牧遼東兀喇旣敗  
阿魯台復通之以伺塞下而景泰時福餘泰寧  
遂導也先入寇 世廟時終以結小王子故得  
貢衛二百人其衆亦遂併於蒙古自土蠻東徙  
名爲插漢而泰寧遂微福餘之衆爲哈喇哈所

據而苗裔莫究最強者爲朶顏朶顏最貴種爲  
花當今分爲三十六家如奴隸然受賞於哈喇  
慎十台吉之下蓋至今日契丹之種幾絕而三  
衛盡爲蒙古引盜窺主先爲盜併理固然也女  
直之興雖暴而終滅於蒙古運有迭興亦天固  
命之遼絕則及金序也用元以滅金故也故今  
日宜撫三部亦天若命之且無言勦而姑言守  
扼其險使不得踰中國常勢也夷狄亦然往在

景泰二衛結也先爲鄉導朶顏獨扼險不肯從也先至不能入塞大掠二衛人畜去非往徵歟孰曰盡甌脫哉然玄黃難言之矣往之中外羣疑以王少傳請百萬盈爲量絀爲出豈不裕哉而究所用至今不過歲三十萬然往牒云也先新立爲可汗恐諸部不從亦欲與中國通好貢市往來數年賞賜虜費不下百萬但稍出入東西塞上爲寇不復深入耳此非于少保之日哉

國家大計得其先制其尊以合於幾耳未可與  
戔戔者言也然天下事利害每半今順義之貢  
邊陲安堵幾六十載非始所庶幾然備日弛伍  
日脫來之深憂亦基於此將以尤文襄襄毅乎  
哉今王少傳於因款修戰每封事三致意焉孫  
少師則曰以嚴用撫蓋日淬戈鋌刃以制虜死  
命故犬羊貼耳且戰以爲款非特藉款修戰矣  
後之人苟失其意且旦夕敗不可以數十襁翼

也何也修順義之戰卽戰順義者也故撫與戰  
合合則難而及其成也可以兩延而禍遲修逆  
奴之戰而用三部以款撫與戰分分則勢更亟  
而及其弛也禍未受于彼先發于此且共有所  
挾以持我也又甚焉故曰不可爲冀也儀叅相  
幕窺撫事終始每喟然曰以不得不款之勢爲  
款當有可不款之勢而後可款以我之不可款  
之心爲款始可以得虜不得不款之心以成款

景泰時所靡雖百萬而于少保曰臣職兵戎知戰而已此孫少師之心也輯撫夷志若干卷卽其微旨也具藁于宋祕書獻而少師自論次之去淪之日命儀合其成因爲序

### 春秋內外傳序

春秋左傳各爲書合而一之者杜元凱也謂丘明旣爲春秋內傳又稽其餘文纂別說八國事爲外傳國語者劉子玄也近世李本寧採左國

之異同八十篇爲左氏內外傳同異而程中寶氏遂合三書而爲春秋內外傳自古文流轉一變再變至今日始成蓋難乎其言之也余于是而嘆作史者之難也史闕文聖人猶見之丘明之謂也今亡矣夫丘明親受業於聖人宜依經作傳詳著發明而時有經與傳異非敢異于聖人也異其所疑也旣編年而爲左傳兵戎盟好婚姻喪死辭命神鬼詳哉其言矣而又次其別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十一

說莊序

代

古今鉅文序

白門新咏序

籌邊備考序

五丘傳序

孝友堂家乘序



旌志乘序

批點玉茗堂牡丹亭記序

石民四十集目錄卷第十一

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十一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序二

說莊序

代

往吾師李湘洲先生之歸也士大夫無不私相弔也某竊曰是烏足以弔先生哉及先生歸而日羣諸弟子講業於湘水之上怡然得也則又無不私相慰也某竊曰是烏足以慰先生哉及

先生之說莊出則又無不私相駭而以某之言  
幸而中先生乃授簡而命爲之序夫某亦曷足  
知先生哉然事先生久不敢辭私嘗槩之莊周  
懷用世之淡心者也值周之季天下奔潰廢決  
不可復支雖泰氏再出不能復還于壘渾故莊  
乃晦其用而徒託於其詞世又讀其詞而忘其  
用遂以其言爲洸洋爲焱忽爲奇譎環異夫使  
無真實之義蘊于其中而徒託之寓言則歛糟

粕者其精忘惑岐路者其步窘鳥在其洸洋焮  
忽竒譎環異者哉自後世中庸之士垂裾拖紳  
談先王之道而不知其精意故先王之意晦莊  
之意亦晦及祖玄尚虛之士剽切近似以爲清  
言之祖莊之意愈晦至西竺古德之言大明于  
世莊之言稍見信于達者而宗風不暢支論愈  
生玄珠其說神璽其意而以莊爲未得其涯涘  
至是莊之意又晦嗟乎執有者墮空沉虛者遺

質道無二道理惟一真使彼此不可以通融觸  
物不可以標示彼雖有升天按地之手茹霜噴  
露之筆豈其能金石不泐哉自有先生之說莊  
微渺論于實際通大乘于微機于是而罔兩避  
形于太陽瓦釜息響于九奏始讀之而躡駢駢  
驢氣無千古再讀之而駕雲御風足不躡地三  
讀而追影傳響之言鬱紆愴恍之息無不廢然  
夫而劃然解也魏晉之士談說萬家終不得其

形似郭玄註莊獨出蹊徑又徒得其波瀾豈非  
彼以莊說莊而莊遠此不以莊說莊而莊見哉  
觀先生之言曰聖人懷之而總付于無言無言  
而理自昭衆人辨之而矜智以相夸愈辨而愈  
不明則先生之是非忘也受則喜之出生入死  
無不快樂忘則復之無生無死出于自然則先  
之生死了也至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  
天之小人不覺廢卷太息則先生之寄慨遠也

透貧富之關然後可徐及于生死則先生之本  
原淡也慨陳搏之大笑息子陵之加腹則先生  
之脫手蚤也之數者皆莊以用世之淡心而所  
以託于詞也觀先生之言而可以知莊矣觀先  
生之言而可以知先生矣某又烏足以知先生  
哉是用述而爲序

古今鉅文序

屠長卿銓次古今鉅文分其目曰宏放曰奇古

曰悲壯曰莊嚴曰閒適曰綺麗見于鴻苞中余  
幼時嘗爲葺而刻焉未及序之弗行也又二十  
餘年友人吳令公曰曷行諸曰余豈忽乎哉蓋  
以長卿之鉅文曰古今鉅文烏乎可然謂長卿  
之古今鉅文也亦烏乎不可蓋天下有真是萬  
人不能撼一心不能主者唯文章天下不能語  
甲可可而乙可否朝可蒼而暮可素者亦唯文  
章今長卿欲以一人之學衡天下吾爲之懼也



然其可以衡天下亦唯一人也長卿又烏乎而不自雄也以其自雄者而雄之乎不敢也然烏知不可以長卿之雄而雄天下乎又烏乎不可也吾是以諾而序之蓋我始以長卿可雄也繼以非然也今始知長卿亦何不可以雄也令公然乎哉

白門新咏序

閩人謝維氏緝白門新咏成曰嗟志誰序哉迺

問于茅子茅子曰於吾惡知謝氏哉吾惡知謝氏哉夫三百篇諸諸如也瞞瞞如也充乎其治至化而泯汝我矣迺剷厥名著厥風異哉聖人之教也茅子曰是可以言謝氏之志矣百情紛焉五方別焉雖躍大冶扇元鑪不得而易也而聖人因之故詩言志歌永言言者異乎音也故志不移而自遷名不剷志不昭風不著言不符其道然也矧茲區風會之所自哉遐哲之所繫

哉時銳之所奔哉奔而却之萃而遺之自而離  
之雖先帝之遺烈箴如也六季之往響宵如  
也萃又之企止繭如也而謝氏敢而輯輯而新  
新而傳雖濮之音不廢漢矣廓之音不廢召矣  
訾而傳傳以地也傳而訾訾其人哉傷哉其人  
也然謝不任罪則謂民汝我洽至化其誰曰不  
然故說者彬彬矣抑以告之來者來者無易其  
言也太史採之明庭受之噫嘻疇復量我志哉

籌邊備考序

眉公昨年寄書來欲蒐輯遼事爲一成書備廟堂之稽覽余心竊助之今年得其籌邊備考何其簡而核也雖於睫下情事不得盡中然使用之數月之前何至有睫下情事乎北關旣滅虎酋寒心宰賽生質諸營氣勃鼓而用之一說客力耳三國戰爭之時蜀士獨少人以窺孔明之心况孔明安可得而欲一人任之使岩穴之士

對影画灰豈不痛哉眉公老矣使之坐而籌猶  
無肉而鄙不生豈特備考耶今之人老且不肯  
將以俟之後世生其時而使其言徒留之後世  
後世能無笑人哉故曰尹之恥也吾悲而序之

三工傳序

春秋之末夫子蓋稱逸民云逸民之所以稱豈  
以仕不仕哉以今之從政者斗筲爾彼猶能不  
降志不辱身雖以寄百里託六尺無不可也今

天下洶洶野火之起若雲煙虎豺之嗥若雷霆  
而疆無死節之士朝有死黨之人姦慝在肘腋  
而人不問於是吾友梅子庾輯三工傳三工者  
死節之樂工雷海青不刻黨碑之石工安民忍  
死觸姦之漆工楊賢也嗚呼使三工者寄百里  
託六尺忍使今之天下如此哉然而以玄宗之  
明哲英宗之精爽猶不能拔三工於賤技之  
中况紛紛紹述之時乎管之紹述在於快一已

而不知禍天下今之人心顯知禍天下而姑以快一已古今人不相及又如此也又安得三工者爲之一洗振耶夫禮失而求諸野野又不得尚論古之人此夫子所以稱逸民而首之以孤竹二子也英宗而下百有五十年雖無李文達諸賢在於是上豈無如楊賢一人者在於末流下伍而舉世惘惘獨使子庾低徊於尚論之餘嗟乎殆哉然吾聞之夫子矣天以至明爲不可

蔽乎日何爲而食地以至安爲不可危乎地何爲而動天地而尚有動蔽是故賢聖說於世而不得行其道此夷齊諸子所以終於逸也異日者求之逸則天下猶有人也若三工者以言事顯於朝故名傳於後世附青雲而聲施類如此矣曷哉子庾將無有遐心乎

孝友堂家乘序

孝友堂者容城孫子啓泰之堂也顏之以孝友



者孫子之友鹿子伯順也孫子家無堂其以堂  
稱者因鹿子顏其室曰堂因而堂之也夫孰不  
當孝友而鹿子獨以顏孫子之室者以惟孫子  
爲真孝真友也孫子哀其父之抱隱德而弗顯  
也故于士大夫之過而弔之論行而誅之者無  
不載之簡此所以有哀息錄之刻也孫子可謂  
孝矣孫子于其父之歿也偕其兩兄一弟築廬  
于墓而居之旦夕覲太夫人外卽飲食臥處其

中三年如一日而太夫人歿矣遂扃其戶童子  
納薪水于諸婦諸婦合而織衽而四子者家于  
墓勿復返如是者又三年如一日也士大夫哀  
而敬之有所述焉孫子受而讀之益不能忘其  
親不能忘其親遂不敢輕箴其所述此所以有  
永思錄之刻也孫子可謂孝矣孫子之孝使其  
兄若弟俱如孫子孫子可謂孝且友矣孫子仲  
兄以六年廬墓禮崩樂壞遂并荒詩逸書爲學

使者以文擯旣而聞其孝友乃破故事以復之  
此復學本末之所以刻也孫子孝友信于鄉矣  
後之學使者採訪篤行以應旌典國人曰無如  
孫子今 天子旌其孝牘滿公府頌滿天下此  
詔旌紀之所以刻也孫子孝友著于朝矣孫子  
孝其親推之于親之父親之兄弟子姓苟有懿  
美懼或湮焉此先嫩錄之所以刻也孫子孝友  
能錫爾類矣孫子孝友其取友端端人之言雖

小勿忘故凡贈遺倡和削牘往復皆積而成帙  
蓋孫子不忘麗澤如此此草堂蘭譜之所以刻  
也孫子孝友人無間言矣茅子曰是當合而函  
之孫子曰此吾志也聊以備家乘茅子曰當名  
之曰孝友堂家乘孫子曰是烏敢鹿子之顏我  
室也我仰而愧俯而汗猶曰將以訓也其敢以  
名我乘而播之遠乎茅子曰不然孝友者孰可  
後哉子不當孝友也可使之當不孝不友其能

乎夫所謂聖人者孝友而已孝友者亦僅免不  
孝不友而已念及此子之子孫敢忘孝友堂乎  
哉卽子孝矣友矣敢一日忘孝友堂乎哉子不  
敢忘孝友忍使天下之人一日忘孝友乎哉伯  
安王子敘宋瑞文子之別集曰人忠于其君而  
息以吾之忠于其君者啓其良心固有人弗及  
知之者非自言之何繇及人乎在先生之自盡  
若可以無傳以先生之與人爲善惟恐其傳之

不遠也知言哉王子乎夫孝猶忠也食炙者方能言炙之美吾方望子自言之以啓人而何况人之所言乎孫子曰敬諾遂錄其言爲序

旌志乘序

僕之女兄有嫁董幼函者幼函疾且殆刲股爲食斲生之又一年幼函不起女兄欲以狗爲其孤畱孤復殞爲其嫜畱乃事佛十五年死死廿三年始得葬僕乃爲乞方聞先生之言名之曰

旌志乘蓋幼函有弟曰遐周曾爲作旌志詩曰  
蒼林蔽陽景崇岡慘陰霾原野曠蕭條清蟬驚  
且嘶南國有靜女終朝閉深閨太息復自陳賤  
妾多苦懷笈年十四五自謂碩且頎媵容粲明  
眸秀頸若鮮卑左體襲木難右體被明璣習彼  
傅姆訓競競行露詩十六猶未笄十七爲君妻  
緩步入君閨中庭樹桂枝綺疏延清旭高樓下  
臨谿錦衾間魚枕華燈照層闌柔情婉以嬾獲

奉君子儀君子素開美跣跣稱妙才焜耀丹霞  
裳皎潔青雲衣腰間墨陽劍前後流光輝獻歲  
春正月遘疾俄在斯纏綿忽逾旬骨立神亦疲  
豎子居膏肓主人命將危卧蓐經晨夕痛子枯  
形骸筮短龜何長皆言不可爲枹鼓勤靈覘藥  
餌疑羣醫此時心若然萬術窮所施賤妾聞遺  
語入肉能療羸百身如贖君糜軀奚足辭手攜  
金剪刀悲極莫能持揮刃剗素膚或恐旁人窺



斷割豈不苦所嗟肝腸摧碧血染輕衫含辛持  
作糜進君君不御妾身將安依良人易簣頃嗚  
咽語復遲細君無我悲命也其奈何我有阿母  
杼溫清幸弗虧弱息方在抱籜子終提攜擘涕  
爲君言寸心矢靡他與子同一體中路長乖睽  
請君勿顧妾君去妾且追躑躅呼皇天泣盡血  
繼之日月黯其光川爲咽不波垂秋興相訣執  
手從此離禍兮誰所胎旋召鬼伯催冤鬼散四

野招之茫無涯棄置室與家恍惚鄰妖魍九京  
宵冥冥安得有曉時願攀迷穀樹使君重來茲  
阿麟隨婦行呱呱索父啼撫棺一長號長號將  
自裁老姑前搥胸婦何不再息子言猶在耳衰  
年迫嶮嶮弱息才一週顧復當賴誰長跼起相  
謝義訓寧敢違請令毀故飾升樓去其梯繡襪  
羅衣裳卷之十一捐塵泥朱扉刷白堊玄帳易素幃  
理妾篋笥中卷之十一七寶璫瑁釵感君舊相贈物在人

已非惻惻歎獨影緘閉無復開夫君夢中見宛  
若平生姿丙夜起徬徨孤坐還成疑管時鳴倉  
庚條忽聞莎鷄追尋歡笑端慄慄增余哀上者  
奉衰姑下者鞠嬰兒妾心皎如日慰子長夜臺  
妙齡失所援同穴以爲期椅桐高百尺乃生南  
山陲修榦拂玄霄孤根託曾厓斲成瑟與琴朱  
絃黃金徽發爲清商曲淒惻孰者知清渭流春  
冬寧與涇冰偕長鴻西北來翱翔以徘徊行人

不忍聽况余親宗支染翰作此歌未歌淚先垂  
閩人曹能始先君之執也和之曰句曲三茅嶺  
臨江跨上都聯翩升紫極兄弟情相於孰知千  
載後其裔在下菰茅氏有三女乃爲姪與姑一  
則死于難一則死于夫後來愈奇特云是最少  
姝十三學機杼十四誦詩書十五字厥配十六  
裁嫁褕夫婿美白皙衆中皆稱殊各出簪纓族  
相當門與樞琴瑟調既合翰墨弄以娛有如此

翼鴛有如並蒂芙蓉纏綿松上蘿游泳水中魚奈  
何盛陽春景光不少紆蕙蘭忽以萎嚴霜被庭  
除夫壻病云革不能顧區區開襟出玉體懷刃  
向中厨痛絕忽在地人來急相扶持用和爲羹  
入口或強茹但能救夫壻豈惜無完膚悲風且  
夕至形影不可俱忽就長沙賦寧久茂陵瘡哀  
哉白日光下照掩黃壚我襁有嬰兒呱呱從此  
孤顧視情悽惻提攜待我哺默默朝中堂涕泗

長漣洳譬猶君遠征日暮倚門閭夫婿不來歸  
婦人無良圖金石猶可磨志節不可渝蕭蕭董  
生惟寂寂子雲居叔氏與我遊敘述良匪誣哀  
如原上鴿苦如堇與荼我心非木石能免爲歛  
嗟願彼閨壺人置此于座隅今日旌志乘者以  
終不墜厥志也雖然難矣哉女兄大節如此然  
非遐周能始則其名不彰于初非今之方聞先  
生則其名不著于後非鄉先生大司馬閔公御

史大夫唐公且不得葬其身况名乎是以感而序之其詳在乘中

批點玉茗堂牡丹亭記序

玉茗堂樂府臨川湯若士所著也中有牡丹亭記乃合李仲文馮孝將兒睢陽王談生事而附會之者也其播詞也鏗鏘足以應節詭麗足以應情幻特足以應態自可以變詞人抑揚俯仰之常局而冥符于創源命派之手雉城臧晉叔

以其爲案頭之書而非場中之劇乃刪其采劉  
其鋒使其合於庸工俗耳讀其言苦其事怪而  
詞平詞怪而調平調怪而音節平于作者之意  
漫滅殆盡并求其如世之詞人俯仰抑揚之常  
局而不及余嘗與面質之晉叔心未下也夫晉  
叔豈好平乎哉以爲不如此則不合于世也合  
于世者必信乎心如必人之信而後可則其事  
之生而死死而往死者無端死而生者更無端



安能必其世之皆信也今其事出于才士之口似可以不必信然極天下之怪者皆平也臨川有言第云理之所必無安知情之所必有耶我以不特此也凡意之所可至必事之所已至也則死生變幻不足以言其怪而詞人之音響慧致反必欲求其平無謂也家季爲較其原本評而播之庶幾知其節知其情知其態者哉然亦必知其節知其情知其態者而後可與言矣

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十二

訓士邇言序

醫論序

遊紀序

春酒十二頌序

祖咏序

半硯詩序

燈船志序

卷第十二目錄

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十二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序三

訓士邇言序

僕閭里間喜鬪爭不能自下然本脆弱特能豪  
於私聞金鼓聲卽掩耳走故不可與矣功名邇  
者王生客卿獨以材官粲大司馬茅子語之曰  
來爾知夫兵乎漢之言兵者莫詳於晁錯然其

要有三曰得地形卒服習器用利而已夫地因乎天也器用辨乎人也惟蹶張徒卒七尺之軀耳而天不能操人不能制欲以素不相識之人易其耳目一其心志不亦難乎然迫之以辟威之以則驅之以挺亦無施而不可顧兵法有言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將之威令不加於君也士之趨不于重而于籍重者何居其或濡以恩乎鼓以義乎恩與義固將邇而君遠也將專而君

普也將易而君難也爾亦知爲將乎王生唯唯  
而前曰某不揣有訓士邇言在夫子其質之茅  
子曰來爾亦知夫筵乎鐘之聲訇如也撞之以  
筵幾于鐘之罪矣爾以控弦之士待命於司馬  
卽司馬之知爾亦長百人長千人任偏較而止  
耳猶未將一旅之師受天子之成命裂尺寸之  
地而守之而欲以大將之法加之于部伍不更  
難乎王生唯唯而前曰然雖然士無兩心將無

兩法未聞吳越一人者而能肝膽三軍者也况  
夫子以異日者而期我我猶以今之人待我也  
惴惴焉不敢聞命夫子其爲我序之茅子曰異  
哉無謂乎南之人也卽北之壯碩其何以加之  
次其言以爲序序成客曰是進于道矣豈南北  
之強哉我將與矣功名也夫

醫論序

醫之道皆上古聖人言之堯以下以至周孔不

能贊一詞矣秦漢以還張仲景景諸氏始言之非  
堯以下不能言而仲景輩能之也世日降則精  
微之音日晦無以聞之則意泯于玄唐宋以來  
其能言者皆名士也浸久以大道爲小術術未  
有不由于道者卜筮占察之類是也至人之生  
死寄于醫而亦降之爲術謂之術則工術者專  
之而舉世生死皆聽于不知道之人夫道以生  
天地天地以生萬物物之最爲人之所以生



死則非道者主之可勝惋哉究其故則以習仲景諸氏之論而不知古聖人靈素之經旨夫論以闡經淺得於論而不深矣於經經若亡而論遂以晦非論晦也學士家以訓詁爲十三經其病遂至亡經而訓詁亦豈可得明乎吾友宋和孺江南名士也沉心于醫十年始著爲論蓋因經以立論欲人因論以反經仲景諸氏以來之意又以世日降而晦而今之不可無和孺猶漢

以來之不可無仲景諸氏也我讀其論論千萬  
言而以扶陽爲宗夫陽則人陰則鬼元陽則長  
生扶陽則不卽死此身之生死也陽則哲陰則  
隱元陽則聖扶陽則不至于狂此心之生死也  
陽則君子進陰則小人昌元陽則姦邪屏衆正  
登扶陽則雖用狡回未至顛覆此國之生死也  
和濡之爲論也其曰醫乎哉夫醫者固道也始  
有天下之聖人神農黃帝氏之道也

遊紀序

天下可恨事盡在不相遭淡煙濃日在市朝園  
闌之間是天不與地遭山影江容在晦冥炎烈  
之際是地不與天遭快日爽宵發山水之色而  
老樵勞力怨旅營心是人不與天地遭去此三  
遭而其胸不足以領畧則山水之色不光雖人  
足領畧而其言不足以點次則山水之神不寄  
能言之人而境隨事去感與遷冥則山水之靈

所不廢也五言古創于蘇李而其義亦始于別  
甚矣別之良于詩也奚生沃廣陵之潮歸而洗  
青九峰臨祖道而咏歌之者成帙將布諸木以  
問茅子茅子曰宜哉愈于弔慶筐篚之資矣但  
古之風人以之酬行役之大夫慰遠戍之介士  
再變而敘同心于異域慨別離于生死宜哉其  
稱詩也今之送子者然歟否也曰唯唯否否雖  
然夫遊而歸歸而別別而息息而來可周還而

無已也而其義則不問又何媿今之不如古也  
茅子曰諾其布諸木

半硯詩序

萬曆末上自國老下至藿彥競爲秋柳秋草落花詩動輒累牘余每爲之不憚蓋知音者察其聲采風者聽其辭微乎微乎天實開之人其奈之何不意吾友屠泠玄得半硯又闕動詞場泠玄高韵幽情豈蹈趨流之習哉天何意畀以半

人何意輒歌咏之不休儻然完璧亦黯黯冷玄  
篋中耳硯以半得噪然半終非硯之福也唐顏  
宋文豈得已而爲之哉然其名亦噪矣而國以  
不張則半硯且非冷玄之福也唐無清臣宋無  
國瑞亦冷落千秋矣卽謂二公福兩代亦可也  
硯獨不能福冷玄耶福算甚于清福羣天下之  
能言者言所欲言以頌以禱此兩代以帝王之  
霸不能得而冷玄得之侈矣是爲序

燈船志序

茅子曰古有燈棚無燈船也上元有燈五日無  
燈也有之自秦淮始秦淮諸少年以夜繼日之  
遊故不能不着燈夜之遊不能捨舟而陸故不  
得不着燈于船燈爛於夜而飾燈之具遂爛于  
日故燈船之盛遂若爲五日增一豪麗也者流  
聞後世豈不與競度奪標並美耶燈船將數年  
矣而莫粲于開社之歲故錄時賢之賦歌以附

社詩之後詩傳事事傳詩皆不可知我弔汨羅  
人無使汨羅人尤分勝事雖然我將以長夜之  
燈光爲此日之續命竟今有知庶其永歎



石民四十集卷之十二

終